

# 苍南大渔湾十年围垦启示录

从筑梦围海造城,到数次暂缓,数度重启,最终主动放弃,为何而变  
苍南建县以来的最大工程背后,人海之争的答卷该如何书写

对一个土地稀缺的县来说,怎么发展,是一个难题,苍南也不例外。

本报记者 史春波

整整八年过去了,渔民刘伟还记得那个热闹的场景:一场500多人参加的开工典礼在一所小学里举行,领导们挥动铁锹,给奠基石盖上了泥土。

那是2009年的12月25日。仪式并没有特别,但对于温州苍南这个小县城来说,这是一个令人沸腾的消息,它意味着,建县以来最大的工程——大渔湾围垦终于动工。

“浩瀚的大渔湾张开双臂拥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,雄伟的官山岛敞开心扉感受这期待已久的震撼。”当地媒体这样表述。

小县城里的人充满了期待,却也充满了担忧。他们分析哪里的地段好,房价会涨,他们也担心几代渔民的生计从此消失,担心破坏海洋生态。

只是,政府的围垦并不顺利。围了停,停了围,人们关心着这道海湾的命运,究竟是围,还是不围?

直到2017年底,终于有了最终答案,当地政府宣布主动放弃围垦,保留原生态的海岸线。

听到这个消息,像刘伟一样的苍南人,心情复杂。

历时十来年,从开始的轰轰烈烈,到现在的叫停,其间,耗资近亿元,这样的结局,是时代和理念的进步呢?还是一个造城梦的幻灭?又留给了人怎么样的启示?



大渔湾。  
苍南海洋渔业局供图

## 围海造城的梦

刘伟从小生活在苍南,这个沿海县城,10多万农民的人均耕地不到一分。你走进县城,看到的是拥挤而嘈杂的场景,县城里的人也大多住着立地房。

确实,对一个土地稀缺的县来说,怎么发展,是一个难题,苍南也不例外。

不过,苍南有大海和滩涂。向大海要地造城,是那个年代里,很多沿海城市的流行做法。

早在上世纪80年代,长约39公里的大渔湾,就被政府“选中”成为苍南未来的发展空间,成为几代人的梦想。

“当时就有苍南的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把大渔湾围起来,造一座新城,但当时资金和技术都是问题。”一名当地知情人士这样说。

从地图上看,大渔湾是一条美丽而弯曲的海岸线,它是温州最大的海湾之一,位于苍南东部海岸线中心。

2008年,充满发展渴望的苍南,终于正式启动大渔湾围垦规划,并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复。

根据官方介绍,这一项目总规划面积达2.48万亩,围堤约6543米,总投资超过10亿元。项目建成后,可望新增建设用地上万亩。县里准备在此新建一座农民城,带动周边产业发展。

这也是苍南建县以来的最大工程。

“不仅可以缓解苍南发展的土地瓶颈制约,为今后苍南乃至温州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”。上述人士这样回忆说,“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”

前所未有的雄心,在这个县城里升起。2009年12月25日,大渔湾围垦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在震天锣鼓声里开始。

## 当时也有反对声

当大多数人对未来充满美好的遐想时,却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小范围里流转。有人并不认可,这些人主要从事海洋渔业工作,他们认为,这是对海洋生态的灾难性破坏。

“如此好的海岸线消失,那会是很可悲的”。当地一名人士说,“但是,在当时的环境下,体制里的人,没人敢大声地说,毕竟这是县委县政府定下的大事情,你反对,怎么行?”

这种声音很快被潮水一样的造城声淹没。

另一种反对来自渔民,刘伟是其中之一。靠海吃海的渔民担心,他们还没等新城建成,就会面临失业。

大渔湾一带分布着二十余个渔村,这里的人世代在滩涂边伴海为生。何为滩涂?沿海而居的人不会陌生,即涨潮时被淹没,退潮后,便显露出来的多为淤泥的潮间地带。大渔湾有着丰富的浅海滩涂资料,在滩涂上,可以采到江蟹、跳鱼、蛏子等各式各样的海产品,这些海产品既可以是自家桌上的美味佳肴,也是当地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。

近年来,养殖紫菜更是大渔湾当地村民发财致富的主要途径,苍南县正是因为大渔湾常年盛产紫菜才被冠以“中国紫菜之乡”的美名。作为全国最大的紫菜产区,这里年产鲜品近7万吨,2016年产值达10亿元,周边有13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因此摘帽。而围垦工程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水生态,毁掉紫菜养殖业。

“滩涂围垦,就是要先修建一条长堤,挡住海水,再将长堤所围的滩涂填埋,挪作他用。”刘伟说,“长堤一围,里面就是一潭死水。”

## 数次暂缓和重启

在弱小的争议声和压力里,这场围垦的推进却依然艰难。姜祝成,这位昔日的围垦指挥,见证了这个过程。

大渔湾围垦工程启动后的第三年,姜祝成被调往大渔湾围垦工程指挥部任指挥。从2010年7月底到2015年12月底,他“两进两出”指挥部,经历了围垦工程的数次暂缓和重启。

作为指挥,他的内心也是矛盾而复杂。一方面,他看到海岸线将要消失,觉得可惜,另一方面,作为指挥,围垦是他的职责。

姜祝成是第二任指挥,任职时项目用海规划已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复,并被列入省重点工程。

2011年,姜祝成将工程招投标的标书提交县政府。也就在这一年,县政府提出大渔湾围垦工程暂缓的意见。

“那时,苍南另两个围垦项目正处于报请国家海洋局审批的关键阶段,为顾全大局,苍南县委县政府决定暂缓大渔湾围垦工程建设。”上述知情人士说。

于是,2012年3月,大渔湾围垦工程指挥部被撤销,姜祝成被调走,项目搁浅。

2013年,大渔湾围垦工程重启。同年9月,苍南县成立海涂围垦工程建设指挥部,姜祝成再任大渔湾围垦项目指挥。

2014年9月,国家海洋局的用海规划批复、省政府的海堤使用批复、矿产资源使用批复均已完成,指挥部拿到了围区各村的海域使用权证。

万事俱备,但没想到,变化又随之到来。

## 最终主动放弃

2016年6月,姜祝成再次调离了岗位,他被告知,苍南县海涂围垦工程建设指挥部又撤销了。

这一年的8月,在温州市级层面召开用海用地专题研讨工作会议上,温州市一名主要领导在会上提出建立围填海项目退出机制,并提议苍南暂停实施大渔湾围垦。

在苍南,大渔湾,还要不要继续围,进度怎么样了?依然受到当地人的关注。直到2017年11月22日,经反复研究,苍南县委、县政府最终作出放弃大渔湾围垦工程的决策,保留原生态的自然海湾。这给近十年的人海之争划下了句号。

苍南县委书记黄荣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,生态环境用之不觉、失之难存,再不能走粗放发展的老路,县里对实施这项重大工程一直在犹豫,党的十九大把绿色发展提到新高度,促使县里下决心停了工程。

县主要领导的表态,让很多人说话更响了。“从最初的肯定,到中期的犹豫,再到如今的叫停,政府一直在寻找自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点,在这场博弈的过程中,大家的发展理念发生了转变。”苍南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张贻聪说,他们就曾多次向上级部门和当地政府请示,希望保留大渔湾。如今,他的提议终于成真。